

猛进书屋藏書

簡又文撰

義壇性佛
荷身

（集仁山遺墨）



SU JEN-SHAN, ECCENTRIC GENIUS OF KWANGTUNG:
HIS LIFE AND ART
BY
JEN YU-WEN

本編原係拙著「廣東文物研究集」藝術門之一篇。茲提前抽印單行本，作為「香港大學」之「亞洲研究中心」及「馮平山博物館」聯合舉辦之「蘇仁山畫展」專刊。全部印刷費及攝影費，概由該「研究中心」撥助。謹誌原委，並申謝忱。

本編之出版，荷蒙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景復朗教授 (Frank H. H. King) 一力贊助、並賜「前言」；李鑄晉教授 (Chau-tsun Li) 遠從美國撰寄序文；李克曼博士 (Pierre Ryckmans) 提供寶貴意見，協助選編附圖，多費時間與精神，助力至大；名書家黃維琚教授署端；皆使全書增光不少，謹此致謝。又蒙劉唯邁博士 (港大馮平山博物館館長)、莊申博士 (港大中文系考古美術講師)、文史學家吳天任、潘小磐、陳崇興、先生等 (其他多位已於文內各有關處一一表出)、共同商討有關問題或提供資料，使個人受益良多、本書內容增富，曷勝銘感？至於全部藏品之整理及本書封面之集字、攝影、與設計，則得吾兒興全之力助，附筆識此，以示不忘。

FOREWOR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duties of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s to encourage and develop the study of those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peculiarly Cantonese. This is not always an easy task; in a culture as centrally oriented as the Chinese, provincial differences have not always been fully appreciated nor have they necessarily been considered worthy of separate scholarly attention. Bu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exceptions, and the story of the rediscovery of Su Jen-shan 蘇仁山 is almost as significant as the account of the man and his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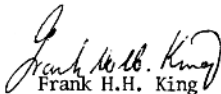
Despite generalization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 few who recognized the special merits of local artists and art forms.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as been fortunate in having associated with it from the beginning Mr Jen Yu-wen 簡又文 a scholar and collector who has understood the role of Cantonese cultur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who has been active in promoting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He it is to whom we are indebted for undertaking a collection of the paintings of the great Cantonese artist, patriot, and eccentric, Su Jen-shan; now we are further indebted to Mr Jen for writing the fruits of his research into the artist's life and times and making them available in the form of thi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tudy.

Mr Jen began collecting the paintings of Su Jen-shan some thirty years ago. A grand exhibition of Cantonese cultural objects in Hong Kong in 1940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ainter, as critics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able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his works. In 1948 Mr Jen organized in Canton the first full exhibition of Su Jen-shan, but the impact was lost in the political turmoil. Nevertheless, although Chinese art critics then realized that Su Jen-shan was indeed an eccentric geniu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yet, aside from an exhibition of Hong Kong's city hall in 1966 and continued private study of his work by private collectors, little significant had been accomplished in twenty years.

-2-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s, therefore, especially pleased that it has been able to encourage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definitive materials and to have promo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more definitive Su Jen-shan exhibitio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 Jen Yu-wen. The Centre is concerned with many aspects of Cantonese studies; for example the theatre--a subject also close to Mr Jen's heart--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is present publication on Su Jen-shan, in the forthcoming English-language study of Pierre Ryckmans--to be published through the Centre--and in the exhibition from Mr Jen's paintings, we have been enabled to establish a firm base for our continued research into Cantonese culture.

We all owe a debt of sincere gratitude to Mr Jen Yu-wen for his scholarly devotion and foresight. He is already firmly established for his monumental work on the T'ai-p'ing T'ien-kuo 太平天國 and for his study of the Cantonese philosopher Ch'en Hsien-chang (Ch'en Pai-sha) 陳獻章, 白沙 as well as for a wide variety of other research. But all these were already accepted as matters of importa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hat it both opens new doors to an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a neglected artist and provides an unusual insight into the true essence of Cantonese culture.



Frank H.H. King
Director,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nuary 12, 1970

前言（譯文）

「亞洲研究中心」之一項最重要的學術職責，乃是鼓勵和發展中國文化的研究之特別有關廣東方面的。這並不是容易的任務，蓋以由中國文化中樞開展出來之各處地方文化之歧異的性質，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賞識，而且亦未被視為值得在學術上作獨立的、個別的注意。然而其中也未嘗無例外，如蘇仁山之從新被發現之經過，正與蘇仁山其人其藝之記述具有同樣的要義。

對於各有地方性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雖然有種種籠統的、概括的說法，總有些人能夠認識其大有價值的特殊優良處。「亞洲研究中心」自成立之始，即幸得一位學者兼藝術收藏家簡又文先生共事一堂。他對於廣東文化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了解，及對於推進廣東文化之研究與欣賞，亦常作積極的努力。我們對於他個人蒐藏這個廣東大藝術家、愛國者——畫壇怪傑蘇仁山——的大量作品，不勝欽佩。現在我們更感謝他將一向研究這藝術家的生平與其時代之成果，一一寫出來，成為這本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專著，公之于世。

簡先生約在三十年前開始搜集蘇氏的作品。一九四〇年在香港舉行的大規模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中，已將這藝術家之重要性表現出來，使一般藝評家藉此得到對他的作品之全面觀察。至一九四八年，簡先生在廣州主辦第一次盛大的蘇仁山書畫展覽，但在隨後的動亂中，其效果竟消失了。雖然，中國的藝術批評家、從此却能認識蘇仁山的確

是一位怪癖的、傑出的天才，殊值得進一步之研究的。不過，在過去二十年來，除了一九六六年「香港大會堂」舉辦一次蘇氏畫展，及各藏家個人繼續研究其作品之外，別無其他多大成就之可言。

因此之故，「亞洲研究中心」能夠鼓勵這些有關蘇氏的明確資料出版問世，兼能將簡先生大部藏品舉辦一個更為明確的「蘇仁山畫展」，覺得特別欣慰，樂予從事。本「中心」亦致力于其他多方面有關廣東文化的研究工作；例如：粵劇（簡先生對此亦熱誠贊助的）、和新界（香港）之人類學研究等是也。由這本蘇仁山專刊、由行將面世之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有關蘇仁山研究之英文論著（本「中心」出版）、兼由簡先生的藏品展覽會、已可以為我們繼續研究廣東文化奠定穩固的基礎了。

我們一致向簡先生對於學術上的忠誠和遠見，表示衷心感佩。他關於太平天國之不朽的著述，及廣東大哲學家陳白沙先生（獻章）之研究，與夫其他多方面的學術探討工作，早已膾炙人口，克享盛名。然以上各種，經已公認為重要的學術貢獻，無須贅說。惟有這本有關蘇仁山的專刊之重大意義，則以其不獨是為一個久已被忽略的藝術家打開了了解和賞識的新門戶，而且同時為廣東文化之真正要素提供了一種非常的真知灼見。

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景復朗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于香港大學

序

蘇仁山在中國畫史上、本來是沒有甚麼地位的。一般畫史的基本書籍，如「畫史彙纂」、「中國畫家人名大辭典」等，並無其名。即使專載廣東畫人小傳的「嶺南畫徵畧」、於一九三〇年出版時，也沒有編入。其後，著者汪兆鏞繼續蒐集遺漏的資料，纔將他列入「續編」。汪氏於抗戰時期去世，這「續編」至一九六一年始與前編的再版一同面世。所以蘇仁山之被公認為廣東一位最偉大的畫家、實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而在這期間，從事蘇仁山的研究、介紹、使其在今日得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最大的功勞應歸于簡又文教授。

簡先生對於廣東文化之研究、由來已久，至少有數十年的歷史。語其成績，除了許多篇專題論文外，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太平天國史專著七八種。另有在耶魯大學特撰而行將問世的英文太平專史一書。此外，他還有許多對於廣東文化的貢獻；例如：先後在上海、香港主辦的「逸經」和「大風」半月刊、兩者內容都載有不少發揚廣東文化的文章。又曾在香港主辦一個很大規模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一九四〇年二月），蔚為廣東文化界空前的盛事。繼而主編「廣東文物」三巨冊，所以保存及研究那展覽會的成績，收效更大更遠。可惜過了未久，港九失陷，致令他的事功不能繼續。抗戰勝利後，他回粵創辦「廣東文獻館」，辭了高官，專心致志于廣東文獻之蒐集、整理、保存、研

究、與發揚光大，編印刊物亦復不少，成績斐然，衆目共觀。再為不幸者，一切計劃之施行正上軌道，而大陸又變色。以後二十年，他伏櫪香江，乃以全時間埋頭研究廣東文物。這種精神、極堪敬佩，而他的成就和影響也是不可限量的。

簡先生對於廣東文化之研究工作，其範圍包括革命歷史、特殊人物、古物勝蹟、與哲學思想（新著「白沙子研究」尅日出版）等，然人所鮮知的就是他研究廣東書畫史、也有數十年的歷史。由青年至老年，他最喜歡與嶺南畫人——無論舊派新派——為友。于戰前戰後，歷在京、滬、穗、港各地，不斷的努力蒐集廣東書畫。綜計其全部藏品總數已達一千三百有奇。據目前所知，私人所藏的廣東作品、可算是最大宗的了。如果能完全陳列出來，差可以代表一個廣東書畫的美術館吧。

筆者最近屢有機會回港參觀簡氏的「斑園藝藏」，得見其已羅致了自明清至民國廣東書畫名家二百四十餘人的作品。分別計算，其中為數最多的是隔山派祖師居氏（廉、巢）一門的（共二百餘）；其次是蘇仁山的（百六十餘）；復次是嶺南派宗師高劍父及其兩弟奇峰、劍僧的（共百三十餘）。居氏、高氏、兩家的作品到處仍可多見，一般人對之亦認識較深。惟有蘇仁山的書畫、則一向人所少見。簡先生竟然能收集如此之多，以個人所見所知，這真是蘇氏書畫之大量的集中，而且是最精采的遺作。簡先生一邊收藏，一邊研究，對於廣東藝術家已經寫了不少專篇，以事發揚，而對於蘇仁山的興味特別濃厚。經過多年的辛勤工作，已網羅了不少至為翔實的資料。如今，他能夠把全部所得與研究成果、整理編纂，成為洋洋數萬言的專著，公之于世，嘉惠士林，是對於廣東文化之又一大貢獻。

關於蘇仁山的生平、本書已有十分詳盡的記載，無庸贅述。於此所特別提供的、只是個人對於蘇氏其人其畫的感想。他僅有三十多年的生命，而竟有如此特殊的成就，我認為他實是一位了不起的、曠代的偉大天才。從他的遺作中，在在可見到他才氣橫溢、超脫凡俗。每一張畫都可代表他的藝術之一個新發展。尤其難能可貴的、即是：就目前可見的資料中，他的繪事，除了幼年曾跟隨父親作短期學習外，並沒有從遊過任何畫師。他對於中國傳統畫學畫法的認識，似乎大都是從「芥子園畫譜」那一類畫書而來。他一生所居所遊的地方，僅限于粵、桂兩省，不出廣州、順德、南海、梧州、桂林等處。他足跡未嘗一到江南、北京。因此，他能看到的中國古畫名蹟的機會自然很少了。雖然當時廣東也有幾位大收藏家，如吳榮光、謝蘭生、孔繼勳、潘正埈等，但以仁山的身世和地位、究能得見他們的藏品否，實是一個問題。然而在這樣有限的學習和觀摩的機會之下，他個人竟有最高度的表現和造詣，不能不稱許他是驚人的天才。

他的作品大多數是人物和山水，亦工花卉。三者都達到爐火純青、自有風格的程度。從他的遺作中，可見到他十四、五歲時，在技巧上把握傳統的筆法與章法，已經十分穩重了。到了弱冠而後，由二十至三十多歲，他完全發展了個人的作風，用筆極為輕快流利，表現極為奇特超逸。中國畫家、普遍是到了四五十歲左右，纔能自成一家的，而蘇仁山在二、三十歲即達到此獨特高深的造詣，確是很偉大的成就。看他技巧的純熟、想像之豐富、表現之深刻，據我個人所見而言，的確可以被稱為廣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畫家，而且若與其他地域的藝人相比，他應該是中國最重要的畫家之一；至在全世界的美術史中，也應該有他重要的地位的。

因為他生平言行怪癖、遭遇家族糾紛，在死後不久，似乎已被人遺忘了。不過，這當然只是暫時的和表面的。當他生時，一定有多少知音人認識他的天才而欣賞及保藏他的作品。迨過了一個時期，他的名字既被遺忘，知道他的人愈來愈少，再沒有幾個人注意到他的畫了。也許因為他遭逢厄運，結局悲慘、惡名傳播、人所不齒、致令一般藏有他的遺作者、不敢提及，也不肯拿出來看。如此如此，于是他一直被埋沒了差不多整個世紀之久，慢慢的直至近年纔被從新發現而開始露出面目。

北伐時期，日本駐廣州領事須磨彌吉郎，偶然在一家鋪子裏看見蘇仁山的畫，興味即被引起，由是不斷的搜購。結果，總計收藏了差不多一百品。這是現代人搜集其遺作之始。其後，在簡又文教授主持的大規模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中，仁山的遺作纔首次得獲許多藝壇名家之賞識。當時，有葉恭綽、高劍父、黃苗子、何覺、李凡夫、任真漢、孫璞、羅落花等等，交口驚嘆他的天才。自從這回展覽之後，簡先生即從事大量蒐羅仁山的書畫，所得不少。港九淪陷，他只能帶了部分藏品避難至內地。抗戰勝利後，他重返廣州，繼續收集。一九四八年，在他主持的「廣東文獻館」舉辦了一個「蘇仁山書畫展覽會」，把他所收得的全部藏品一百餘幅陳列。這是仁山個展之第一次。可是，粵省不久又易幟，市民四散逃難，所以展覽的效果不大。到了近年，香港較為安穩，于是在「香港大會堂」乃再有仁山畫展之舉行（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介紹其作品。

最近我有機會在香港、台灣、及日本，得見諸家所藏的仁山遺作。就目前所見所知者估計，簡氏斑園所保藏的一百六十餘品，無疑的是最重要、最多數、和最能代表仁山作品之精華的了。

不特此也，于保藏這樣質量俱優勝的作品外，簡先生還費了長久的時間和不少的心血、網羅了關於蘇仁山一生的資料。因為仁山怪癖性成、不容于家族及社會，其名字不見于「順德縣志」和廣東畫史，所以他生平的事蹟，大都是由民間傳說遺留下來，以至無法完全辨別真假。幸而在作品中，他曾寫下簡畧自傳、以及各種題辭。其中有詩、有文、有事實、有年月，都可以作為研究其藝術之基本的、第一手資料。同時，簡先生從歷年來的報章、雜誌、及其他來源、再蒐集了不少豐富的材料。由此我們得藉以知道關於仁山生平行誼、活動、和思想，比前益多。是故，百年來寂然無名、知音無幾的蘇仁山，今日始得到一般的認識，許為廣東的、全國的、以至世界的大畫家。上言簡先生的功勞是最大的、不是溢美。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感謝他幾十年來保存與發揚仁山藝術的努力。

作為一個生長于廣東、對於鄉邦文物有濃厚興味、而又以中國美術史及世界美術史為一生研究對象的學人，筆者從簡先生的藏品和資料中，得以認識仁山的成就。現在，他的大著及時發表，正與他對於太平天國和白沙先生之開荒的研究一般，是開了從學術上研究蘇仁山的先河。這更足以表出他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而給我們後輩研究文化美術的工作者以一個重大的啓示與鼓舞。

李鐸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
于美國堪薩斯大學

目次

壹 導 言	一
貳 背景與自傳	四
叁 傳 畧	七
肆 題識彙錄（上）	一六
伍 題識彙錄（下）	二四
陸 諸家評論	四一
柒 藝術研究	五一
捌 思想研究	六二
玖 結 論	六八

附錄一	蘇仁山年表	七〇
附錄二	簡氏斑園鑑藏蘇仁山書畫總目	七二
附圖	(六十四幅)	

畫壇怪傑蘇仁山

新會簡又文撰

壹 導 言

抗戰期間，我在香港致力於廣東文物之蒐集、研究、與表揚。偶得一幅蘇仁山的人物畫「醫林十三聖像」（附圖九），即深覺其作風奇特為可喜。新興味勃然發生。以示葉遐庵（恭綽），亦以為其畫學高妙，獨闢蹊徑，且稱為新發見。其後，乃為題跋，讚美之辭，無以復加。其辭曰：

「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事之所無，心之所有。花笑鳥言，濤飛山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直下承當，藝林獅吼。神妙能逸，唯唯否否。魚筌劍舟，迹皆獨造。數十年來，罕稱道之者。人心習常拘故，不自由故耳。自「廣東文獻

仁山畫全以線條構成，意境法度，皆出獨造。數十年來，罕稱道之者。人心習常拘故，不自由故耳。自「廣東文獻（物）展覽會」表揚之後，仁山畫乃大行。然真實幾何，仍是疑問。人心汨沒，不能極深研幾，此其一事。吾與又文自命仁山知己，故發之于此。」

以後，續得數幅。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乃盡以所得陳列。比聞友人言，廣東淪陷前，日本領事須磨彌吉郎（Yakichiro Suma）公餘研究藝術，酷好中國書畫，尤愛蘇仁山作品，蒐羅頗富。（何覺夫：「畫人蘇仁山」亦提及此事，載「大風」七五期，並見拙編「廣東文物」上冊頁七三黃苗子函。迄今，須磨氏居東京，所藏仁山之作大小共約百品。）因即悟到仁山作品果有異常價值，且深恐其道作苟一旦盡歸東瀛，寧非憾事？亟應及時保存此鄉邦瑰寶。由是，我對於仁山書畫的興味，日加濃厚。歷時愈久，欣賞愈深，傾倒愈甚，而珍視

與蒐集亦愈切。時，日軍已盤據廣東，大量美術品陸續湧至香港。各畫商以爲余有嗜蘇特癖，紛紛以其作品送來。余見即購入，于是度藏日豐。繼則亟亟從事整理及細心研究其畫學，兼多方搜求其事蹟。久之，箇中所藏，已達百品，而于其畫學及事蹟，亦頗有所得，山是愈能了解其藝術之個人背景。方擬選集同好，各寫文章，編印專刊，以表彰其人，以宣揚其藝。奈事未成而香港、九龍淪陷。自是，計劃中輟者數年。

迨勝利歸來，深喜舊藏無恙，而繼續收購，又有增益，冊頁精品尤多。廿年來，遑難九龍，亦間有所獲，皆饒特色者。綜計連以前所有共得百六十餘品。內容包括國畫之各方面：如山水、人物、仙佛、僧道、仕女、花卉、果實、鳥獸、蟲魚，以至篆、隸、楷、草、行、各體法書，門門俱全；特大中堂、大幅、小幅、小品、斗方、便面、橫批、對聯、式式皆備；而且細筆、粗筆、白描、水墨、鈎勒、設色、紙本、絹本之作，應有盡有。據仁山自言，生平作品不下千餘（看下文），則拙藏之數，佔全部十分一（或八分一）以上。友人觀賞者，輒謂已集蘇氏書畫之大成。在學術立場上言，余以爲既有如許資料集中一處，加以歷年在友人處所見作品及從各方所蒐討之事蹟亦復不少，資料益豐，自信差堪對仁山個人一生及思想與其藝術、從事系統的學術的研究矣。

研究及發揚仁山畫學之論著（拙作及任真漢文）前在拙編「廣東文物」（下冊卷八，民國三十年出版），已有發表。余個人藏品，曾于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在廣州「廣東文獻館」公開展覽一次。各報附刊發表諸家有關蘇氏生平事蹟及研究其畫學之專著多篇。（以上各論著，下文屢引用。）仁山作品之優越與特色，始引起粵中人士之注意與欣賞，聲價何只十倍？至爲不幸者，則于展覽會閉幕後，不知在何時何處失去拙藏數幅，皆有題識之晚年傑作（詳下文）。幸而早已錄出各題辭以供研究，而所愛見奪，每一念及，心情不禁悵然。

近廿年以來，亦時有關於仁山之評論見諸報端。民國六十六年八、九月，香港大會堂「博物美術館」特開仁山畫展，計出品六十四幅，並有中英文小冊印行，宣揚不遺餘力，由是中外知其優越的畫學者益衆。在此期間，余埋頭專門治史，于藝術方面，未遑分心涉及。顧雖未再以藏品公開展覽，而中西友人，尤其專門研究中國藝術之教授專家多人，會屢到寒園觀賞其作品，咸歎爲獨開生面、自成一家之國畫，且估定其在藝術界之價值，以爲不特在粵省、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佔有特殊優

越地位焉。余由是得有了新的自信心，確認為歷年辛勞蒐集及保藏其作品之心血工力為不枉，亦可作個人對中華文化及鄉邦文獻之一小貢獻也。今者，社會人士、藝林名家、亦對仁山作品已有明確認識與高度讚美。真美的藝術終久不能埋沒。仁山不死矣夫！

至一九六八年秋，香港大學創設「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主任景復明教授(Frank H. H. King)有意以廣東文獻為研究計劃之一，邀余任研究專員(Associate in Research 名譽職)。相商先以蘇仁山書畫為研究對象，以收藏全部作為基本資料。預定於一九七〇年夏舉行「蘇仁山畫展」，提前印行專刊。余以治史工作已告一段落，遂決以餘生、集中精神力量、從事整理及發揚廣東藝術，先從蘇氏作品入手。會李晉鐸博士(粵從化人，現任美國堪薩斯Kansass大學中國藝術教授)及李克愛博士(Peter Beckman 比利時人，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研究員兼講授中國藝術史)對於蘇氏作品均非常讚賞，曾屢到寒園細觀藏品，並親赴東京參觀須磨氏所藏，攝影其全部，與余相約分工合作，從事研究。此外，復搜集利氏榮森等數家藏品照片數十併作研究資料。統計所得見以為研究資料之書畫，不下三百品(另有斷為贗品者數十，不計)，約居蘇氏全部作品約四分之一以上，極利于進行。準備于展覽會前後，邀請藝術家多位各以中西文分別發表論文。行見蘇仁山之藝術、射出光芒于世界，不僅為廣東文物大生光彩，抑且為中華文化增加榮耀焉。

茲將個人搜羅及考證仁山一生之事蹟、其題畫及法書之詩文、及百年來凡有關仁山之諸家評論，與夫個人對於仁山藝術及思想之研究，一一依次表述，並附錄個人所編訂之「蘇仁山年表」及寒園藏品全部目錄，用作公開研究之參考，藉以鄭重介紹吾國此一文化奇產于全世界，亦所以為此曠代畫傑永久紀念也。然茲篇之作，大致注重歷史方面，多從治史的立場著筆。至關於藝術方面，雖亦泛泛涉及，然精微的、專門的研究，則留待中外藝術學者專家之詳盡的發揮可矣。

或問：何以稱蘇仁山為「畫壇怪傑」也？讀本篇者，必見其言、其行、其畫、其書之怪，大有甚于「揚州八怪」之怪，而自有其優美的、可愛的、創作的怪。思索三十年，終不得不以此雅號為之諡。

貳 背景與自傳

吾國畫史、自唐宋、已達到全盛的繁榮期。各種體裁的繪事均發展到最精微的階段，成為定型。但由十世紀以後，歷元、明、清、三代，便漸次到了一大高原，再無進展，只停頓於沉滯期（據徐悲鴻理論）。其間，雖有出類拔萃的名家輩出，惟竟無能超越前期各大師偉大的創作，只有承襲、保守、享受、及整理先代之豐富遺產，細細咀嚼，慢慢消化，學其法度，奉為圭臬。極其能事，不過支取諸大師各種體裁與局部精華，或片段精品，剪裁之，簡化之，而運用筆墨色彩自行繪出而已。一般畫家，既受了古人繩墨之束縛，不能亦不敢逾越標準而發出自由自動的創造力。是故作品日趨貧弱，畫面日見空疏，而且日漸趨於文學化，由南宗發展而成為風靡一時的文人畫。其作風則簡逸是尚，不求形似，不講物理。于是乎，脫離真實、從現實解放而作虛構寫意的、注重韻味的、旨在發舒胸中情懷與逸氣的作品，遂瀰漫全國，再不得見宋以前雄偉厚健之氣概與精品了。這是千百年來滲透全國美術界的傳統主義。

此日漸退化的畫學、至清代益為顯著，竟有每況愈下之趨勢。初期雖有四高僧倡起，各豎異幟，要亦未能超越前代而為國畫打出進化創作之新路。而清廷（自康熙始）所極力提倡之傳統派畫家——四王、因深受了前明董其昌的影響，只摹倣其清酒文雅、枯筆淡墨之作風（董氏腕力弱，多寫雲山以藏拙護短），故不期而趨于輕而薄、軟而弱之簡筆，無有前代雄健、渾厚、滄鬱之作。循至風靡全國，走向下坡，更以臨摹四王為能事；加以派系之分口多，門戶之見益深，無非陳陳相因，勦襲倣製（據鄭午昌：「中國畫學史」斷為十居七、八），惟枯筆破墨、淡皴輕染是尚，鮮見繼往開來、別開生面之創作。不特此也，即使歷來一般作畫史、或畫評者，亦一是以往古傳統的名家為標準，對於某人作品之佳評，輒以其能臨摹、倣效、擬古、類似、師承、或宗、或法、或追縱前代名家為圭臬，不曰得其筆意，便曰得其神韻，幾于千篇一律。其有稍論傳統主義的矩矱、逸出定型者、即視為「野狐禪」、為不齒于藝壇的怪物。夫妄以之標準既如此，又何能提倡及鼓勵超過前人、獨出心裁之創作耶？有以上種種因素，所以吾國之繪畫，遂至日趨衰弱，日益退化，終不能逾越數百年來之沉滯期而向前邁進了。